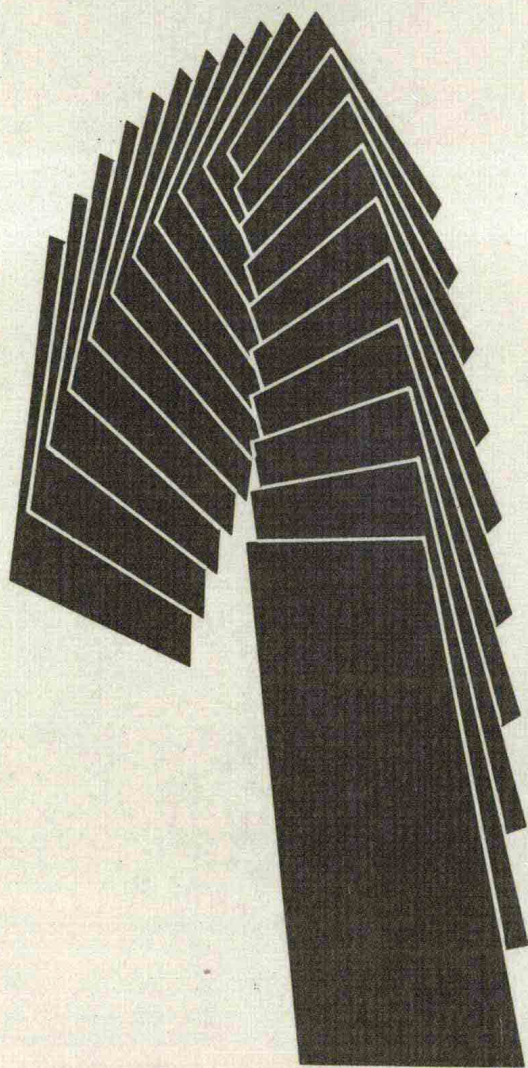


人生新境界

—— 生命價值與美之真諦 ——



王逢吉教授著
續編

王逢吉教授著

人生

——生命價值與美之真諦



新境界

續編

康橋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三十版

人生新境界續編

特價九十元

著者：王逢吉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

發行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印刷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永和市和平街94號

郵撥：0-144399-6號

電話：924-6443・925-2748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九八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謝謝，換調司公本到寄請，頁缺、裝倒有如書本※

「人生新境界」續編序

王逢吉

在我出版的這一系列文集裡，為了謀求文體的一致和連貫性，決定將「心靈之開拓」和「心靈之美」兩本書綜合整編。抽出兩書中的部份散文，重新組合，編成一冊。詳加校對排列，以「人生新境界」續編題名，概括全部內涵，抒發了人的心靈生命之悠美，以及有關人生的若干題材。

回溯十六年以前，我的散文集「人生之智慧」正編、續編，相繼出版不久，市上書坊間談論人生問題的書籍漸漸多了。後來竟蔚然成為一種文風，幾乎是讀書界文學出版的趨向，「人生」是大家爭取的最時髦題材。生活在工商業快速發達的社會裡，許多人都感覺到單調、冷漠、疏離、

詩者窮人之辭也

勢力，慢慢陷入了迷惘而失落了自己。這類題材對於人的心性，確實有非常深刻長遠的影響，也深受讀者的喜愛。

這類書籍大量發行以來，其中精粹清新可讀之作固然很多，抄襲剽竊，蕪雜凌亂，臨時湊合成書的也不少。「人生」原來就是一個涵蓋了「物質生命」和「心靈生命」兩大單元，既具體又抽象而且永遠存在的複雜問題。要討論這種問題，首先必須具備適當的哲理根基和初步的邏輯常識，以及多元層次的生活磨練中所獲得的實際體認，三者融貫於一。落筆切忌艱深虛玄，模稜兩可，不着邊際。否則就彷彿「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飄渺空洞，莫測高深，讀來有枯寒邈遠之感。如果立論處處遷就通俗平庸，則落入「老生常談」，「人云亦云」的窠臼，沒有新鮮的誘人力量。尤其不能犯「瞎子摸象」，「見樹不見林」的毛病，往往導引歧途難返，不可收拾。

其次，要存一顆「赤子之心」，永遠保持着靈明的光輝，常懷憂患和

感激。極力切近現實生活，隨時滲透人生萬象，默默參悟，微言妙諦，深入淺出，娓娓細談，虛靜灑落而不冷酷嚴峻，真醇篤厚而不浮夸膚淺。不必「耳提面命」，却與我心戚戚焉。古人所謂的：「修辭立其誠者」，就是憑一念之至誠，抒發為至情至性的文章，表達自我內心的感受而已。

宋朝文學家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說：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凡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患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歐陽修並不相信所有的詩人多半窮途潦倒，很少飛黃騰達。但是古往今來許多永垂不朽的作品，差不多全是古窮人之辭。其實所謂「窮人」者，不是物質匱乏之窮困貧苦之人，而是內心有所蘊藏，自放於高山流水

之間，寄情於大自然生生不息之美；以孤臣孽子的感憤鬱積，興於怨刺，言人情之難言的智識份子。這種文章當然愈窮則愈工，不求感人而感人尤深。

從事寫作將近四十多年了。重校舊作，不免諸多感慨。杜少陵說文章千古事，任何作品都要承當歷史的考驗，同時憬悟世所傳者多出窮人之辭。前賢箴言，值得深思。（原載台灣日報副刊）

「人生新境界」續編 目次

一	詩者窮人之辭也（代序）	一
一	心靈生命與歷史之開拓	一
二	大自然之美的啓示	三五
三	伊人宛在水中央	五一
四	大美無言	六一
五	人生悲情孺子心	六九
六	那一點神明	七九
七	欸乃聲中萬古心	八九

八	孟子的心靈之美	九九
九	詩心悠悠	一二一
十	禪宗思想與人生境界	一二九
十一	蒼蒼煙水暮	一五五
十二	詩意重重	一六三
十三	返璞歸真一隱者	一七三
十四	莊子的心靈之美	一七九
十五	有影無聲談天命	一九九
十六	我寫「心靈之美」	二〇七

心靈生命與歷史之開拓

一、歷史的巨變

一八四四年，中英鴉片戰爭的慘敗，震撼了這個數千年以來閉關自守，極端自尊的文明古國，並促使全國智識份子和青年們迅速覺醒。面對中國未來的歷史命運，有着極其深切的關懷；對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更有諸多的期冀。

毫無疑問的，「鴉片戰爭」是西方帝國主義們向東方拓展殖民地的開始，也是對古老中國軍事侵略的序幕。自此以後，繼續有英法聯軍、中法之戰、中日之戰等等接踵而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偌大的古國幾乎瀕於滅亡的邊緣了。

跟隨着洋鎗大炮和軍艦，又帶來了經濟侵略。於是，中國寧靜保守的農業社會形

態，立即土崩瓦解。同時導致一般高級知識份子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由懷疑而厭棄，失去了民族生存的最高理念。形成愈來愈劇烈的大動亂，演變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大悲劇。

一個動亂的「世紀」匆匆過去了，中國人受盡了無窮的苦難。中國之命運依然好像是一隻航行在時間鉅流裏大帆船，狂風暴雨、驚濤駭浪的襲擊中，顛簸旋轉，摸索而行。真是困厄重重，險象環生。終於迷失在一遍汪洋，浩瀚無際的大水之上了。茫茫中，不知何處是歸程！正如唐代大詩人崔顥詩所描寫的意象：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江流湍激，風波險惡。方向迷失，歸程渺茫。怎麼不令人憂愁呢？中國人的心靈裏深涵着極其沉重的憂患意識。

易經否卦謂：「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否卦的盡頭，有盡將否運傾去之象。一個人身當否運之際，不免非常困苦。一旦將否運排除，當然十分高興。可是，「否」不能自傾，必須以人力傾除。所以，世運否塞乃是暫時的，祇要盡力而為，否塞之象是絕對不會長久的。當中國歷史命運否塞之際，圖存求變之

心應運而生。但未曾料到在求變的過程中，智識份子的理念，始終徘徊於「傳統與西化」兩大思潮的交相激盪與衝突之中，迄無定向，似乎隨時可以慘遭滅頂之禍，陷民族國家於危亡之境。

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集團生命活動的旅程。省察以往陳迹，並不一定遵循正常的軌道而行，或永遠朝着一個方向前進，往往會突遭逆流的衝擊推移而轉向，乃致反其正道而行。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求變之中，缺少一個抽象的最高理念在前面導引其發展軌迹。違反了歷史演變的正常程序，由變而亂，表現出「變」的負面價值，成為中國的大災害。所以易經繫辭謂：「言天下之至頤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歷史上常常有各種思潮紛然雜存的時代出現，祇要有一個基本定則為主導，彼此並不相尅為害，還可以相輔相成，各有發展。所以，任何激烈的歷史鉅變，遵其正軌，則不致於發生暴亂。這是易經思想中所謂的變易之道，能夠把握這一點神髓之所在，必可發揮出變的正面價值。

後代人如果對歷史作正確的價值判斷，首先得了解貫穿在許多歷史事件之中，構

成一系列發展而脈絡相通的定則是什麼？歷史並不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偶然事件所構成的，如果沒有一貫理念的表達，所謂歷史，不過是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地方事件和沒有價值的資料而已。

中國歷史的命運，是中國人的心靈和中華民族生命意識的相互交感和彼此流通，並決定於民族文化的最高理念之實踐。根據此一理念的價值判斷，歷史上許多乖戾荒淫的暴君，充滿悖謬罪惡的大奸大偽，以及成仁取義的英雄豪傑，立功立德的先知先覺，各有其應得的評鑑。所以，任何國家的歷史命運，既有雄奇輝煌的陽剛的一面，復有蒼涼淒婉的陰柔的一面。這都屬於「理念」在消長過程中的表現，並不是理念本質的存亡。

近百年來，中國歷史上的大變局，居然形成空前的大悲劇。在歷史命運不絕如縷之際，痛定思痛，作徹底的自我反省，不能不歸罪於中國智識份子參與圖存求變的歷史任務中，迷失了中國人最高的傳統理念。這一傳統理念的失誤，反應在個人生活上，必然思想混亂褊激，走火入魔。反應在歷史軌迹上，一定引起社會人群的大暴動、大盲動。

中國歷史命運的前途，決定於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優良理念之發揮能夠把握其涵蓋性和超越性，掘發其永恒價值和時代價值，在各類思潮澎湃，交相融會貫通中，重新實踐，創造新的文化體系，中國歷史命運才不致於墮落、殞滅，依然有光輝璀璨的前途，數千年的歷史演變可以作證。

二、文化傳統之迷失

中國人的基本理念，出自中華民族數千年以來，一脈相承，歷經考驗的優良文化傳統。

提到「傳統」二字，許多人常常誤解這兩個字的深厚涵義，咸認為是保守派頑固份子復古的護符，衛道人士的法寶。這種成見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幼稚無知。自西化運動以來，這一普遍的淺薄意識不但造成了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真空狀態，同時也成為中國近代歷史悲劇的主要因素。

所謂「傳統」者，來自人類文化精神的長期累積和變革，並不是專指某一類固定

不變的文物制度和習俗，而是構成這些文物制度和習俗的價值觀念中，人類不斷創造的成果。既涵攝了人類物質文明的價值判斷，也是推陳出新的創造精神。莊子在養生主篇裏說：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之所言，至少有兩個層次：第一：拆薪木以爲柴火。「木」變爲「火」，木當然有燃燒殆盡的時候，「木」的形雖然消失，但「火」依然可以傳續下去，永遠沒有窮盡的一天。莊子暗示了宇宙中萬物的化育之道是永恒不息之「變」。第二：以「火」象徵人類抽象的精神生命，在人類歷史演進裏，人的精神生命有其不斷延續的意義和發展的價值。

根據這一變易的理念，可以察覺到文化傳統的賡續過程裏，文化傳統往往對文化傳統的本身，有一種選擇和更新的意圖。換言之，文化傳統本身在求變圖存時，不一定要外來文化傳統的干預。也就是由傳統批判傳統而創造新傳統，並不必完全否定古典的傳統以接迎外來的傳統，否則即是摧殘文化生命，虐殺歷史命運。

不過一味眷戀過去，發思古之幽情，極端排斥外來的思潮，企望從現實中隱遁，

逃避時代的要求，希望自己嚮往的古典情調重現於現代生活，這種復古的心靈也不免過於天真。不知不覺會變成阻碍文化發展的潛力，對抗新文化的創造。抱殘守缺，不求進步，難免不被時代的鉅輪所軋碎。

從十八世紀以後，中國傳統文化忽然與另一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系統相遭遇，被迫接受無比強烈的挑戰。第一回合下來，這古老的傳統就顯得招架不住了，處處脆弱無力，頓時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許多高級智識份子被新思潮所震懾，失去了自我主宰、氣餒灰心、自暴自棄。在極度感性的激盪裏，喪失了清明中和的理性，而自棄於中國文化傳統之外，徬徨於兩大文化的價值之間，無所適從。甚至逐漸趨向浮夸、膚淺、褊激，無法自制。不自覺的墮落，變成一曲之士、狂人、暴徒，終於危害到國家民族的生存。

不過在近幾十年來，文化傳統的蛻變，雖然漸漸乖違常道，中國歷史命運呈現出空前危機的時候，姑無論是違悖正道，崇洋媚外，數典忘宗，矯情作偽，百病叢生，依然不乏高俊卓立之士，期冀重新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重估文化傳統的存在價值。尤其是融會貫通中西文化精神，以開創中國歷史命運的光明前程爲己任，確實令

人感佩。

想當年，這原本是十分微弱的孤獨之音，由於曲高和寡，不能俯趨時俗潮流，而寂寞無聲了。如今却有些大音希聲，冷冷於耳了！

孟子說：「所存者神，所過者化。」

人類歷史文化的過往賡續，從外在形式上看，盡是客觀物質現象的具體變遷；從內涵中體悟，則可發覺是人的主觀精神生命的表現。由此可見歷史過程崎嶇迂迴，文化形象變幻莫測，而基本道理依然貫注其中，精彩未曾消失。孟子就是從宇宙萬象的化育中發現了永遠存在的「神」，予以說明。並提示後代人，祇有萬物之靈的人類才獨具這種主觀精神。以這種主觀精神在困厄艱辛的歷史巨變裏，建「中」，立「極」，才能夠培養一顆靈明之心，體現純「理」，至「道」。這是孟子所標舉的：

「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

這一高古的境界，好像是很難予把握的一種抽象籠統的虛無觀念。離開現實生活十分遙遠，不免爲人詬病。彷彿豪放洒落的蘇東坡曾經低吟：

「我欲乘風歸去，